

南京
文獻



南京文獻

第二十一號

光輝題



民國三十七年九月

王 溼：冬飲廬文稿

王 溼：冬飲廬詩稿

王 溼：冬飲廬詞稿

王 溼：冬飲廬藏書題記

王 杰：餘生偶筆

南京市文獻委員會
通志館印行

王冬飲先生遺像



國民政府令（卅四年八月十八日處字一〇六號）

著儒王澐一生治學。造詣精深。歷任南京高等師範。中央大學教授。垂三十年。成德達材。後進咸知欽仰。近年因病留居陷區。堅貞守道。嶄然不污。尤爲難得。茲聞溘逝。軫惜良深。應予明令褒揚。用彰儒碩。而資矜式。此令。

通志館致市政府公函（青字第二六號公函）

查保存鄉賢遺蹟。爲本館職責。從事採訪。不遺餘力。茲准柳詒徵胡光燐廬前等際稱。本市門東仁厚里三號王宅傍。爲溧水王冬飲先生之墓。先生學問淹博。志節高尚。素爲鄉邦矜式。後學楷模。已蒙國府明令褒揚在案。同人等或爲至交。道義相副。或隸門牆。親承教澤。對於墓地。尤爲瞻依。擬予長久保存。以資永念。爰特轉請貴府。援照陳可國先生墳墓之先例。加以愛護。并請准予備案。俾可長留紀念。相應函請查照辦理。并祈見覆。俾便轉知。至緬公董。

市政府覆函（（卅六）府總字第四六三二號公函）

案准貴館本年三月三日青字第二六號函。以溧水王冬飲先生。學問淹博。志節高尚。已蒙國府明令褒揚。其墓地擬予長期保存。永留紀念。囑援陳可國先生墳墓之例。加以愛護。并准予備案等由。准此。自應照辦。除飭社會局登記備查外。相應復請查照爲荷。

冬飲廬文稿

娛生軒詞序

王澐

嗚呼。此吾友王木齋遺詞也。木齋負奇氣。好博覽。自客湘撫幕。與當世士大夫游。名益起。余弱冠後。識於里中。每聆其論議。聲大意遠。辭連珠不可窮。不覺氣懾。見事之。益服其性之懿厚。出入必偕。談笑互作。余生平知交。蓋未有相得之深且久如君者也。君舉丁酉科副貢。五十以後家漸落。佗僚致疾。咱不能多言。時猶扶一童過余。默然相視。至移晷。余力慰之。但頷首。竟以丁卯年五月十九日卒。年六十有二。不覺哭之至慟也。君於詩文。恢疏如其人。然不多作。於詞服文道希學士。唱和爲多。余間索閱君新稿。則起檢書篋中。往往失去。余怪君不珍惜。則又笑曰。吾詞速吾意耳。乃欲吾讀後不相知之人耶。及君卒。就其家求之。久乃得小冊三。已非君手稿。詎脫複雜。有爲余夙嗜者。亦未敢。然則君詞散佚多矣。今所錄必有非君意所欲存者。余不忍再刪。三十年故交。所以謀其身後止此。心不能無負疚。文學士附君詞。稱君才氣橫逸。風期偕上。茲附入卷中。俾讀君詞者。知此不足盡君。且知余非阿所私好也。悲夫。壬申十一月王澐書於冬飲廬。

江左王氏族譜序

吾族宗譜。自道光乙巳四修。距今八十餘年。中經粵寇之亂。播遷喪亡。漫無稽稽。同治甲子金陵復。在城各族生還者。皆相向涕泣。蓋宗譜已俱不存矣。省中故有宗祠。至是重修。時方亂定。遂以祠屋資。取所入爲時祭之費。而設祭則在仁厚里舊宅中。諸宗長與吾叔祖易堂公。從叔祖雨如公。辭祠及諸事。擬先鈔湯莊舊譜之僅存者備續修。雨如公復出私囊之所捐助。積貲既久。略有成數。旋議值年司祭。最後值年者。竟以祠價通於官。溘率族衆訟之。不得直。自是並時祭之有無。亦不可知矣。歲戊辰。族人來告。吾族有續修宗譜之議。未敢信。族祖濟生來。又言已廣徵省外各支。溘始頗相贊助。次年

族人同奉舊譜至金陵。凡八巨冊。羣以主修見督。辭不獲命。始敬閱之。字背公數年之勞。及當時奔走采訪捐貲校刊者。其有功先代至鉅。按其大綱稱。悉遵南宋以來前例。惟敘述或有采擇失當。繁簡失宜。訛謬失考。此由分纂者以工鉅緒煩。偶有疏忽。濯又念雍正二年。吾始祖祖塏山公。有修譜要旨一篇。載卷首。道光二十五年。吾叔曾祖宏昇公與倡修舊譜之役。平緒初年吾叔祖易棠兩公。亦屢議祠與譜事。濯曷敢不敬承先志。於是按譜所載。次第緝檢史傳。復鉤稽歷朝年表與世次年表與相推證。又於新采之稿或例有未合。或生卒之年月訛誤。或記述冗而竄要。一一查究正訂。至於再三。幸獲竣事。不禁慨然曰。吾王氏族譜。自梁劉孝標采註世說。論者謂晉二百年江左文獻熟王謝家乘。則思過半矣。今據以校閱舊譜。百不得一二合。此由世代久遠。逸失其真。至爲可惜。猶幸自南宋以來。至道光四修。大綱未墜。前所失載各支。若沙河度村等十三村。茲得徵考詳備。依世次增入。此又上賴祖宗之默相。並吾族衆篤念一本之誼。合力訪求。還亦仍遵前例。故無徵勞之可言也。然猶有不能已於言者。舊唐書經籍志云。譜系以紀世族繼序者也。許慎說文云。凡言宗者以主祭爲言。據此則宗之有祠。較譜爲尤重。吾族在鄉邑間者。祠祭多不修舉。惟念金陵族人。昔來仁厚里會祭者。皆衣冠彬彬有儀。祭畢餽餘。各致問老幼安否。家計漸裕否。一堂言笑。無異同居。此濯童時所親睹。其後歲祭不行。情誼日薄。近且子弟值於塗。各不相能識。勢所必至矣。今宗譜續修既畢。族姓繁衍。僅無宗祠以爲歲時集會之所。但各守一譜牒。夸其先世爵位名德。而於修飭禮教以佑啓後人者。反不措意。其何以上對先人乎。故濯謂譜成後。必建宗祠修祀事。而後禮誼仁厚之義始明。再於會議之次。公議量捐貲儲。爲將來義學之用。專教閭族子弟。耕讀並重。既可免游蕩。又有識字明理之益。昔吾族祖有號耕讀先生者。載在誌行編內。詎不足法歟。如此吾族人士必蒸蒸日上。處則爲一鄉長者。出亦可爲遠官。光大其門庭。必自今日。各敦親睦始。庶不忝吾江左望族之譽。若不然者。愚賤自甘。禮教不習。又不幸而有不肖者。目既不知

書。復敢親宗長。填家風。使人鄙棄歎息。爲父兄者不能辭其咎。試自捫心。雖守此譜。又有何裨益乎。
。溫先世自湯莊遷回金陵。及溫已七世。今又衰老。子與姪並亡。寸心灰冷。數年來於此譜手自考訂。
。眼欲昏而腕欲脫。未嘗有絲毫求助於吾族人也。惟望宗祠之建有日。則此譜有收藏處。卽撰此次續修亦
。不爲枉費心力矣。危苦之言。惟吾族人諒之。至於吾宗之先世盛大。與譜之重要艱難。舊敘各篇。言之
。綽綽。茲不贅。爰書此意。以弁其首。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五十二世孫溫頤首謹識

時年六十有三

新增要例

- 一。舊譜稱依前例編八卷。今世次年表遞行增入較多。編爲十六卷。
- 一。舊譜世次年表有書字不書名者。其沿誤必久。今按史有傳者。依史改正。有職官科第者。一律用官名。無者用譜名。
- 一。舊譜年表。自晉至唐。書官太繁冗。今改初某官。仕至某官。以簡要爲主。
- 一。舊譜例云。妻與夫齊。宜並書。繼配側室亦同。妻生子書於妻名下。繼配側室生子。書於繼配側室名下。今按舊譜多有某公下但得子某某者。皆補書娶某氏一條。又尙主者。舊譜皆以小字敘於某公年表官爵之次。今改大字。同娶某氏之式。又繼配雖無子當書。義在則然也。側室無子者。則不當書。以無庶子。於宗之義已無關矣。今悉刪去。嗣後若有無出之側室。而以節孝著者。不在此例。
- 一。舊例云生卒必詳年月日時。塋墓必詳某山某向。竊謂年表得年月日已至詳矣。書時何用。至塋墓某山某向。碑誌例間有之。非宗譜例。亦可省。
- 一。舊譜子幾人皆連寫。其中亦有單名雙名之異。至宋以後或得排行。如三十一世濬公四子。千六千十六千十七千十九之類。今改生子幾人。某下空一格。再寫某。以次類推。查檢尤便。

一。舊譜例有云。無子而繼嗣者。必先應繼而後娶繼。亦是情義交盡之論。蓋應繼義也。娶繼情也。吾族在昔最有家法。按舊譜後半有一公兩嗣子者。以情妨義。未可爲訓。有一人竟兩兩公者。是併本生。有三父矣。尤不可爲訓。今願以後尊長者。不得以私愛雙立。致啓兄弟不和之端。卑幼者不得以一身承兩祧。甘受衰麻履服之慘。兩祧之中。以不絕大宗爲主。

一。舊譜例有云。女必註適某人第幾子某。娶婦必註娶某人第幾女。何人何職。詳載之。以光家乘之譜。竊謂此例可用於草譜中。以備查考。若宗譜總括全族。如此則不勝書矣。且以他姓職官爲全族光榮。語亦鄙陋。今用女適某氏。子娶某氏。仍係譜之前例。惟聘而未娶者。暫書聘某人第幾女。重婚約也。

一。舊譜有漏載者。八世或公本有二子。一絢公。一縉公。南齊書及南史所載並同。今據補有誤載者。六世臨之公。子瓊之公。孫遂之公。以附註南史王猛傳末。遂誤爲猛公子。今亦據改。

一。進行一編。本係臚舉先德。以代家傳。以訓子孫。按舊譜前編頗有空泛及不當采錄者。今據史傳並爲增刪。續編多有同時助修譜事者。想係獎勵之義。故語多過實。不得已刪其太甚者。新增編以不采生存爲主。蓋不敢不慎之也。

手鈔詠懷堂詩集跋

右詠懷堂詩四卷。外集二卷。系年詩二卷。缺二卷。甲寅年余館江南圖書館暑夜錄下所錄也。間以語於陳敬原。遂假以去。有題語在卷面。越七年辛酉秋。柳翼謀出所藏二卷。爲辛巳詩。亦有敬原題語。云此一歲作。酬應七律特過半。而澹秀矜鍊。猶足與前刻相伯仲。流傳尤少。殆由賤其人。或爲中於潛未入關。果有指斥。犯時大禁。購藏者不無買禍之懼耶。余亟補錄。苦未有暇。今歲七月中旬。左聲忠攜。痛楚至不可耐。日惟錄此以消遣。合計得十卷。裝成三冊。按大鈔自序系年詩。始丙子。其訖於何年。

不可考。此集錄及辛巳。則丙子詩下一卷。丁丑詩二卷。戊寅詩上一卷。已卯庚辰詩上下各二卷。當有刻本。尙在藏書家灰絲塵蠹間也。猶憶數年前江孝樓告余云。劉龍巖處亦藏有詠懷堂詩殘本。但未知有辛巳以後詩及余所缺者否。暇與兩訊龍巖。補所未備。大鈺人既不足齒。而余好其詩若此。亦可笑人也。然此集自散原假去。俞觚庵好之攜至滬。朱彊邨好之攜至蘇。兩素年餘始返。胡步曾好之攜至南昌。王簡庵然父兄弟並好之。錄副三月餘返。鄧孝先好之。假去付小胥。由寧而蘇而滬。亦兩素年餘如索逋始返。諸友人好大鈺詩與余同。其可卒當與余同。詎散原語余云。不以人廢言。此當爲五百年作者也。但稱其新逸可誦。固是識不足。亦胆怯不敢言。余不覺大拊掌。此余所以晝夜中痛楚中伏案錄之而不覺者也。乙丑重九日掌瘍始瘥。因錄其後。

宋詞賞心錄跋

光緒丙子子瞻先生自京師歸。主余西鄰高子安先生家。時余甫六齡。高先生日攜以游園。因令拜謁。見先生長身蒼顏如寒松。敬畏之。高先生後亦屢遣先生學行本末。及余獲讀有不爲瘡全集。先生列京邸久矣。今夏冀野出此冊。余觀其所名賞心者。益知先生胸中一段真苦微泉之昔。於楚騷爲近。又以與半唐同宮。道術相副切最久。故以相貽。惜不能起先生一質地言耳。冀野幸勿淺視之。又先生自壬申奉諱後。作書不用印章。附誌於此。癸酉潤五月後學王澄記。時年六十三。

雲起軒詞跋

右文道希先生雲起軒詞稿一冊。光緒甲辰春。余假以錄副。是秋先生殉於湘中。此冊遂留大癡家。今春木齋之子伯舉持來。商付影印。余按此稿較徐刻缺四十二首。然如點絳脣「布被新霜」一首。單調風流

子一首。望江南「秋色好」二首。刻本亦未載。稿中書有年月者如齊天樂「再游龍華」一首。念奴嬌「答皮麓門」一首。點絳脣「九日」一首。八歸「答沈子培」一首。刻本並佚其年。其兩本俱未載年。如說英臺近一首。八聲甘州一首。以半唐次韻同作者考之。則前爲乙未作。後爲甲午作。木蘭花慢奇木蘭一首。刻本有敍。則爲癸巳閏後作。換魚兒「惜春」念奴嬌題壁一首。有先生手寫橫軸。稱丁酉所作。今經伯手稿所佚詞。如齊天樂「題高氏壘芳錄」一首。子安文曾以徵題全冊見示。則決爲壬辰以前所作。疏影「秦淮有贈」一首。木齋曾以小箋見示。尾署癸德二字。則辛丑秋間也。今兩本敍次全異。此稿影出。既可參校字句。尤與先生身世出處。所關非細。稿中間有代錄及先生落筆偶誤。如滿庭芳寫作滿江紅。詞犯寫作三段。鑒賞者自能知之。伯舉屬爲跋。因並舉所僅知者附於後云。癸酉十月溧水王澐。

校刊山右讞獄記跋

顧恕齋山右讞獄記一卷。友人鍾君泰錄自粵中寄示。則光緒戊戌重刻本也。記凡十五案。惟四案有年可稽。最先者權夏縣。爲嘉慶十三年戊辰。最後任榆次縣。爲道光元年辛巳。卷末有錢業識。稱說已丑同客都門。爲道光九年。以此知恕齋當生於乾隆中葉以後。惜家世未詳耳。余前見舊刻。喜其錄獄精覈。類非藉手幕賓者。亦曾與鍾君言之。後閱折獄編鑑補一書。搜及咸同間各家新誌。獨未及此記。余覽之三十年。並此重刻本亦未獲。則其流傳之少。益可知矣。恕齋自序。言人心不古。情僞百出。今去恕齋又百年。值廢止刑訊之世。因念司讞者本以哀矜爲心。平恕執法。則此記未爲無壞流之助焉。余未嘗律令書。勘其誤以付梓。亦所謂自忘好事者耶。癸酉嘉平溧水王澐。

倪文貞詩集跋

倪文貞詩集二卷。總二百八十三首。無敍跋。友人胡翔冬。據原刻手寫。行款墨圈缺筆翳字。一仍其舊。

。余傳鈔不盡合原式也。按公文有蔣士銓全集之刻。詩未收入。其見於康熙御選明詩者。僅黃樞門頌賦一首。他選本若明詩綜。明詩別裁集。明人詩歸鈔。乾坤正氣集詩輯。所載並同。列朝詩集。無文貞詩。疑公詩刻晚出。故致缺漏耳。乾隆時。倪文正遺詩。又載禁書全燬之目。以是流傳益尠。今得覩此。何異星鳳。老眼昏聩。錄成此冊。附明史本傳一首。暇當更輯他書與公詩可資參證者。累錄於後。亦補箋意也。閱逢閣茂宿月廿八日溧水王澐識。時年六十有四。

染蒼室印存跋

吾友陳師曾。以畫名海內外。工篆刻。嘗出示近代名譜。余亦出十六金符齋所拓藏印十巨冊並觀之。師曾評臆。尤見理趣。已未秋初。余北游。過所居槐堂。流連必竟日。此冊別時所貽也。其後師曾南來。復爲余製數印。並精好。忽忽十年餘。良友宿草。每憶同游戒壇潭柘間。夜看松月。四山雲來。師曾微步高眠。影峭若孤鶴。此境今成隔世矣。思之惘然。因墨其後。丙子立夏王澐識於冬飲廬。

題手鈔太霞新奏

余錄吳騷合編既畢。復讀斯篇所選。與吳騷多同。省其重複。又向分十四卷。今不分卷。其已見前選者。於前選題上。加綠圈以志之。而存原目於此。俾讀者可按目窺其全也。二集之錄成。計將六十日。然多在暑夜。亦云苦矣。甲寅七月十一日重校畢記於江南圖書館。

題慧福因緣圖 乙丑初夏江都梁公約作

惟甲子仲冬既望之五日。機室東臺周氏來歸於蘇。海陵先師質主之。是日秋蕙發三花。晚又輻翔於堂。自惟不肖。荷茲靈貺。因屬江都梁君爲此圖。以示不敢忘也。乙丑小除夕澐自記。

題清高宗御用扇橫軸

右清高宗御用摺扇。仁和王文莊 際華 書。無錫鄒閣學 一桂 璫。外家海陵陳氏藏物也。舅氏芝生先生云。

乾隆壬午乙酉純廟巡海塘。相傳尙方品物存安瀾閱甚夥。年久散失。今吾世寶者僅此耳。余按乙酉四巡江浙。文莊以戶尙隨扈。有觀登聯句。是年閣學迎鑾。蒙畫禪廟壽匾額之賜。則已休老於家矣。此屬當爲壬午所留物。舅氏殉。落賈人手。展轉購歸。已稍損。并末行臣王際華敬書六字亦失去。亟裝成軸。補記所缺。未嘗不幸此物之爲余有。而先慈棄養且十年。舅家亦式微。又不獨淪桑喬木之感矣。玄武清灘相月朔日乙未冬飲居士王澐記。時年六十有二。

題金亞匋先生詩函橫幅

右上元金亞匋先生詩柬共三紙。余乙酉年得之敝篋書冊中。是年先生下世。益珍之。柳門楊先生同治甲子以前卒。不知此函緣何留於吾家。按詩今刻入秋蟬吟館集。所稱陸郎。蓋謂立夫制軍子。時方官學東也。距今七十餘年。城郭都非。紙墨尙完好。亟裝小軸。有餘慨矣。癸酉前五月溧水王澐誌於冬飲廬。時年六十三。

請旌節孝啓代作

爲請崇節孝以勵風化事。某竊維坤元至厚。輔乾健以化醇。家道克成。賴女君而位正。必主一醢者。禮所以端倫紀也。不禁再適者。律所以憫孤孀也。若乃幽居淑質。蓬戶嫗嫗。藟藟忘生。誓日共穴。或代子報本。潔滌瀟以怡高年。或下堂撫孤。兼父師而垂母範。哀莫大於心死。易有味乎節甘。宜其班史采華。揚列女之光靈。懷清築臺。降王家之殊禮矣。今者邦國初造。典例事新。成仁者已旌。死事者有卹。惟彼節孝。未沐寵榮。嗟夫。抱股憂以勤婦職。孤光自耿於天。采蘋風以範人倫。女宗寧非聞氣。方其茹荼藥於淒寂。來鬼神之呶呶。已守無二歸之箴。何卹數十年之苦。然而驅幽以維陰教。化將洽於人神。作則以訓後來。禮當崇其坊表。某某忝司風紀。具有隱憂。慨姆教之淪胥。復夷風之漸染。嘉偶易怨。

。雖有盟而可寒。金夫占爻。波隨靡而忘恥。則此雌鳳女龍之哀曲。猶爲醴泉芝草之上祥。應請大總統念世風之下。憫苦節之貞。大發玉帛。以崇旌典。則松筠不凋於後。知大鈞至公無私。望家共被於主風。覺二南去今未遠矣。

請復大清功臣專祠啓代作

爲保存前代祠宇以昭公允事。某等竊維仁民愛物者。爰有去思之誼。制醴福氓者。無黍蕝蒿之享。生榮雖邀於帝命。死哀必準於輿情。既闢廟以妥幽靈。卽報功以風來禩。意至渥也。典至允也。在江南舊有旌忠專祠。凡若干所。或勞宣將相。堪作江左夷吾。或手提鬪機。盡是沙場雄鬼。癸丑髮逆之亂。奮戈湖湘者。若曾文正曾忠襄。無異常山平原之弟兄。庚子拳匪之役。作鎮江漢者。若劉忠誠張文襄。又爲建武昌之鎮撫。革命之應以解。數椽之祀僅存。式茲懸續。允宜各有蒸嘗。顧我編氓。誰非受其耶翼。念自民國初造。時祭罔供。民之質矣。空懷飲食之恩。魂兮歸來。甯免河山之慟。煙霜之氣頓索。丹旆之宇失鮮。而一二當事者。謂先烈不應緩祀。疑諸公未必有靈。栗主爭移。門題盡改。嗟夫。不作新官以崇報。恐亦負國殤殉義之心。專奪故席以畀人。何以勸子孫世守之孝。在明神豈有恫懼。而士夫轉益歎歎。策羣力以安天下。同是生爲英而死爲靈。據廟食卽改常尊。豈眞新鬼大而故鬼小。謂明禮有時當替。何以往古忠烈祠墓尙遍於寰區。倘功臣易代猶變。豈非扶植綱常。風氣將趨於淳古。某等聞遺老哀思之泣。推國家衰鉞之公。又知諸專祠恩誼雖奉於清廷。建築實類於私產。惟有仰懇都督俯鑒憂情。撫喬木之存。綿君子之澤。飭查各祠。悉復其舊。卽電請大總統。先烈原籍及死事地方。特闢崇閭。以彰勞勩。則故靈不餒於改屋。元勩仍壯於新朝。後先相映。各載靈旂鬼馬而來。神人以和。當致甘雨祥風之瑞。

與木齋

別來二十餘日。白鴈有聲。江城秋滿。潤質就稿。莎羽在戶。悵望雲表。低徊美人。薄值之身。益覺負影隻立矣。近年勵學。甫有基礎。知好好色。屏鉛華而求天質。如研佛乘。忘智慧以叩真如。棒喝之動。鞭策之猛。加惠於僕者。要惟足下顧力非淺哉。乃者不自振拔。墮綺語障。情文相生。繭繭自縛。際此節序。益無聊奈。未霜開鐘。有竹見月。娉婷難嫁。要袖單寒。不知誰氏闌干。有能與僕同此境同此心者否也。慳之癡絕。妄思得其一皮。足下亦當齒冷。僕年來讀書。絕少心得。而惟於古人柔厚之旨。直鍊肝腎。常不覺其潛然以悲。此又何故哉。以僕管見。足下亦極是癡絕人。兼釋氏低眉努目之慈。少儒書扶質立幹爲用。於塵濁中。發清淨想。此亦足徵道力之深。智珠之耀。而譽者僅資其豪俊。無當矣。足下以爲何如。昨閱報紙。道義逝世。是否風宵影語。爲海外之東坡。僕於道義屢欲請足下達意。自維愚鈍。又欲俟異日學有寸進。執挺於門前。作豪城路詞。幸不遭呵斥。感此鍼砭。魂夢如接。今一旦師資云亡。使人於文字進取之心。如灰斯死。孰擠而致之。以至此極哉。昨具清醕。爲位而哭。老母弱妻皆不信。僕於道義。無撫塵接席之雅。告之足下。又當笑我癡絕矣。僕近居城中。聞見弁陋。井蛙夏蟲。心頗悶悶。又以家日貧。思離母憂筆爲負米計。海上多賢主人。足下是廣大教主。倘能吹律以溫黍谷乎。蘭友現有鯉素否。近作小詩寄懷。另一首寄足下。並錄呈。前有函付尊紀寶上。可到未。謹白。

與王雷夏論學書

雷兄道鑒。得九月初十日手書。並茶葉。大喜悅。本與兄約作白話信。便省心。兄書仍似文言。請以後隨筆寫。瀟就來信作答畢。再述鄙况作面談。來書論前云。從妄識真一語。今再言之。眞之有妄。如第二月。譬置數水盆。則盆盆見月。但背舉頭。妄見自除。不傾盆水。仍是眞見。所謂推尋我心以何爲體者。楞嚴全部。已詳言之矣。來書引列子學者多方喪身語。與此義似未合。兄何不觀列子天瑞篇。故生

物者不生。化物者不化。至謂之生。化形色智力消息者。非也一段。故有生者。有生生者。至而無不知也。無不能也一段。此即我心所以爲體者。在義解謂之實際理地。又謂之法界性。禪門謂之說似一物。卽不中。兄飢來知飯。困來知眠。何云迄今未有磕著碰著之一時乎。孟子云。行而不著。習而不察。終身由而不知。此語最要。細看著察。知方與學有少分相應。非行習由。便是學也。又行習由三字。非因緣所生乎。更請兄細思之。來書云。但得見彌陀。何愁不開悟。此語兄能信得及。眞佛子也。灌之下劣。何敢妄置一詞。惟稍有微意欲相質者。佛自是佛。兄自是兄。兄既欲開法開悟。是兄自知此時未悟矣。兄能舉所未悟者見示乎。且兄此時未開悟。豈不知古德又有悟了同未悟之語乎。又兄晨昏念佛之心。是兄乎。是佛乎。若心是兄。兄念佛。佛未必知。若心是佛。兄能念者。又是誰乎。以此數義測之。疑兄念佛。未蓋切也。濫愚姑妄言之。經云。心佛衆生。三無差別。此語最爲圓警。彌陀是無量劫前一衆生。發大願力。成此淨土。實有非虛。其勸人往生之門。卽是以衆生當得成佛之性。與衆生已成彌陀之性相合而已。所以古德云。唯心淨土。自性彌陀。真是得髓語。自一種狂昏人。不解其深慈大悲之義。反借此語疑淨土爲虛誕。自誤誤人。當墮拔舌地獄而不知。灌實私心痛之。故常與家人言。我等心性。本與佛同。自無始罪業。遂與佛遠。今既知佛當念。便是善根從穢中露出。始則口念佛。便在口。繼則心念佛。便在心。加之以禮拜佛像。佛更在目。久之久之。心口與目。精純而壹。則作觀更易成就。久之久之。行住坐臥。皆成佛觀。自能臨命終時。佛來現前。九品往生云云。何嘗非唯心淨土。自性彌陀乎。近又有以十念往生。帶業往生爲疑者。灌亦常與人言。譬如身犯不赦之罪。到刑場時。自知頃刻卽死。一念深悔。此一念決無狡飾。一聲佛名。此一聲十方。如聞雷震。阿彌陀佛。自然垂手引去。何也。龍其呼救之切也。若不修善。又好行惡。自恃十念可以往生。自恃帶業可以往生。則萬萬無此理已。未明其故。輒妄以語人。甚不可也。兄以爲然否。至問灌念佛有何得力處。灌實無之。不敢相欺。惟自願身成

一毫毛。千劫萬劫。不生佛身以外而已。即此一願。尙不知多少劫方能修到耳。佛云。衆生無邊。煩惱無盡。灌一鄰虛塵。見欲其得何種力耶。慚愧極矣。來函云。師門諸人多篤實可靠。誠然誠然。灌能聖功。恐非此四字。所能繼往開來耳。至於學道。不必讀書。灌則無一日不讀書。然捫心自問。與先師之意不倍。居今世而欲以空腹轉移天下之人心。誠不敢知其所操何術也。稍有異趣。即歸不與齒。則義足不前。與退有後言者多矣。灌常讀中庸。仲尼祖述堯舜。而論語中無二典言句。孟子自稱願學孔子。孔子曰。言必信。行必果。孟子乃云。言不必信。行不必果。孔子言三戒。孟子對齊宣王。乃云太王好色。公劉好貨。文武好勇。莊子言薪盡火傳。言傳火也。未必非薪不傳也。灌前信。請兄勿與人看。只恐啓人誤會。灌今踰伏里中。日日自有本分事作。何暇與人爭是非。以兄篤愛。故略及之。兄如遇真好學人。與之一看。亦無妨耳。見惠廬山茶味尙好。大抵不用花露者。皆有一種本味。若過梅天。香色俱退。蓋無茶葉不然也。灌嘗自笑平生食得之罪。亦惟茶第一。都是受之而不報。又修香之罪。亦惟茶第一。茶愈好。飲愈豪。每一開始吃茶。都用兩砂壺。此往彼來。竟不可一刻無此兄。近年托人在宜興購一砂壺。取米元章詩茶甘露有見。因鐫露兄二字。惜所托非人。壺不佳耳。以此所費不少。則侈矣。然非知味之徒。雖文人尊客。亦只以下品相酌。客或素指佳茗。亦只添水不換茶。告以盡在壺中了。客有知之者。每大笑而去。又曾上人一當。見即喜色相告曰。爲公覓得新芽茶四大瓶。全以奉貽。已命僕即送來欲與公。余感其厚意。先以天闕新茶與飲。客以爲未甚佳。再換新綠雪一甌飲之。始大樂。余怪其僕何久不至。客笑曰。實未有佳茶奉貽。以公好啜佳茶。以下品奉客。爲此報公客耳。灌愕然無可如何。客仍盡甌中元汁。笑而去。此一事灌切齒恨之不能忘。以是灌得佳品。盡量藏之腹中。以防人騙。梅天一過。香色味俱退。明春得佳茶。能從速見賜否。灌頓眩。可云已愈。勿念。至於筆墨之債。續修宗譜。成十六卷。不獨新增八卷中多傳記之煩。原有八卷亦多謬誤。參考史乘。勞費倍之。今年已成。前年彭澤